

明天的中國

胡越著
增訂再版本

S 012761

D602
8810



S9009093

胡
越
著

明
天
的
中
國

香港南天書業公司出版
一九七〇年三月增訂再版本



石景宜先生贈書

年 月 日

明 天 的 中 國

著 作 者：胡 越

出 版 者：香港南天書業公司

地址：香港軒尼詩道 107—115 號

電話：H 七三七三九七

印 刷 者：大中國印刷廠

地址：九龍新山道立基大廈

定 價：港 幣 元 正

一九七〇年三月增訂再版

Printed in Hong Kong

再版序

民國五十二年春，感族國之沉淪、應志士之囑望，摒棄一切；獨居斗室，以三個月的時間寫成「明天的中國」。全稿於六月間，開始在明報「自由談」連載，爲期約半年，讀者響應，風起雲湧。五十三年秋，由明報出版單行本，不數月即售罄。本想根據各方的批評，稍作增補即行再版，累於俗務，久難如願。

五十七年秋寫就「中國文化的曙光」及「明天中國與傳統」兩文。前一文係對中西文化之爭的見解，實乃本書的思想基礎。後一文對未盡之意作了若干補充。使本書增新了內容。並承明報惠讓所有版權，由南天書業公司再版。

作者在導言中說，本書是「有知識根據的圖畫」。文字雖富於彩色，但標舉的理想則平平實實，並無高渺之論。衷心所信則是人文、自由、民主及西歐式的福利國家制度。其中大部分具體主張，在許多先進國家已成日用尋常。因此堅信明天中國的理想，在我同胞擺脫紅水苦海之後，或早或晚必將實現。

古云：否極泰來；又黑暗之極，光明之始。這也祇是安慰人的話。歷史的黎明，要等客觀的時機及見機而起的仁人志士，作驚天動地之奮鬥。

二十世紀下半期，近代西方文化已到爛熟的時候。民主與工業的發達，使自由與麵包，已和空氣一樣，不再需要人殫精竭慮了。在此同時，敏感的一代對工業社會的緊張無情，個人的工具化，拜金主義的腐臭，已感到難耐和絕望；對於議會的繁文縟節，政治領袖的平庸俗氣，亦感到厭倦；正對現代文明發出懷疑，抗議和咒咀。可是在中國，却和六十年前一樣，正渴求民主與科學的拯救，同時須在人文傳統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。今天我們需要的不是披頭士和嬉癖士，而是無數個鄒容、秋瑾、陳天華；無數個梁啟超，宋教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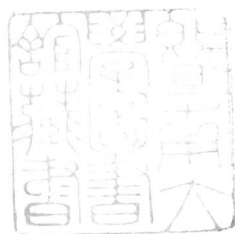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思想的轉折，是這麼錯綜和複雜。中國青年必須衝過重重的障礙才能看清自己的道路。你必須跳起來翻一個跟斛，才凜然有「心如雷霆開世界，手提日月上山川」的氣慨；你才爲苦難的同胞所需要；你才是明天中國的希望。

胡 越

民國五十九年三月

明天的中國目錄

一、導言：花果飄零、北望神州·····	一
二、政治篇·····	七
三、經濟篇·····	五九
四、文教篇·····	一〇三
五、社會篇·····	一四五
六、結語：大江東流、千迴萬轉·····	一八〇
七、附錄·····	
1. 答覆讀者的意見·····	一八七
2. 中國文化的曙光·····	二一〇
3. 明天的中國與傳統·····	二三六



花果飄零，北望神州！

——「明天的中國」導言

在第二次大戰以前，世界上最悲慘的民族是猶太人，他們飄泊在世界各地，是無國的孤民，備受壓迫和欺凌。但是在亡國一千多年之後，他們已重建了自己的國家，今天並且在亞洲是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。他們已堂堂的站立起來，參加了自由文明的序列，走進歷史的春天。

在今天世界上最悲慘的民族，是飄零在海外的中國人。他們好像從前的猶太人，到處流浪，任人欺凌。

離家去國是人生最大的慘痛。今天我們才能體會屈原當年的情懷：「寧溘死而流亡兮，不忍此心之常愁」，「長太息以掩泣兮，哀生民之多艱」；可是又禁不住：「惟郢路之遠遠兮，魂一夕而九逝！」

啊！我們的祖國與同胞！大陸神州、錦繡如畫；她是地球上氣候溫和，土壤肥沃的一塊綠洲。渾渾黃河，滔滔長江，歌唱着民族的興亡和功過；雄偉的崑崙，莊嚴的華嶽，表徵着民族的風概和氣象。松遼大平原，東南魚米鄉；祁連山下，牧野無垠；黑龍江畔，無限寶藏。千山萬水，不能盡覽，資源物產，足以自給；大自然待我民族可謂優厚了。我們無數代的祖先，在這塊綠洲上，生養墾殖，老死安葬；他們給每一個山脈，每一條河流起了名字，在每一寸土壤上，灑過血，流過汗；歷代的聖賢豪傑，

英雄美人，都以這塊土地爲舞台，留下我們永不能忘記的史詩；我們每一個人都來自這塊土地，我們必須回到那塊土地上去。她是民族的母親，是我們生命之根，我們爲甚麼要離開她，飄流在海外？

我們的祖先是生命力堅強，富於自尊的民族。在早期較詳的文字記載中，我們得知春秋戰國人物的聲音笑貌。他們是多麼有丈夫氣，多麼有性情，多麼可愛！在那個時代，有參贊天地，視民如傷的聖者；有明大義，立大節，視富貴如浮雲的賢人；有與滅繼絕，濟弱扶傾，可以託孤寄命的豪傑；有孤臣孽子，堅忍不拔，誅逆復國的英雄；有憂然獨造，自成系統的思想家；有至情天籟、絕響百代的詩人；有禮賢下士，嚴明服衆，尊王攘夷的霸者；有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視死如歸的俠客；也有洞解天下大勢，精通語言藝術，以布衣獵取卿相的智士。那個時代是中華民族吐放英氣和靈氣的時代，那些人物不但有才有格有智慧，並且有歌有哭有人情味。可是今天這一代子孫、則昏昏噩噩、滿街是鄉愿和阿Q，任由當權者逞奸弄詭、恣肆毒虐，但事搖尾乞憐，苟且偷生！呵！我們這些淪落海外的子孫，從母體飄零了的花菓！難道我們就這樣隨風飄、順水流，把前途委之於命運嗎？難道祖先們的英風豪氣、在我們生命裏已經枯死喪盡了嗎？

一個民族的復興，開始於民族自尊的重建，當多數人方自卑自賤，以做中國人爲可恥，這個民族如何能夠復興呢？

中國人喪失自尊心，不過是近百年的事情。中國文化的失調和衰微，也只是近三百年的事情。

在六百年前，意大利有一個叫馬哥勃羅的青年商人，他爲仰慕中國的文明，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遊歷。他在中國住了廿多年，晚年回到意大利，盛讚中國的文明，稱中國是黃金之國。當時在歐洲人的心

目中，中國像夢一樣美好。而當時中國的文明的確比歐洲高，我們已經知道用火藥、印刷術和指南針了，歐洲還在「黑暗時代」中摸索。而當時的中國正值元代，是一個異族入主的野蠻王朝，中國的文明已經被蒙古人糟蹋的不成體統了；即使是這樣，歐洲人還心折嚮慕。至於在盛唐時代，中國君主被四周的國家尊爲天可汗，長安城是世界最大的國際都布。外僑居住長安的有十萬人，在廣州的有十二萬人，升入國學的外國留學生有八千人。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，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，一直到明代，中國仍保持着優先的地位，可是從十七世紀開始，中國開始進入一昏睡期，昏睡了三百多年，歐洲人才後來居上。

正當中國昏睡的時候，歐洲發生了三大創造。一是工業革命，二是民族國家，三是民主政治。這三大創造，使白種人成了地球的主宰者，中國就一變而爲落後民族了。

從歷史的長程來看，一個民族有時強盛、有時衰弱、有時輝煌、有時黯淡；一時的黯弱並不足奇，只要發奮圖強，迎頭趕上就是了。遠在六十年前，我們就有這種自覺了。六十年來，我們曾不斷朝這個方向努力，可是由於一而再，再而三，遭受失敗，遂喪失了信心。中共乘民族生命的空虛疲憊，驅逐了自甘墮落的國民黨，佔據了大陸神州！

從清末起中國亂動了半個多世紀，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得勢，本應使動亂告一結束，從此休養生息，和平建設。有不少人曾抱此幻想。可是十五年來無情的事實，把這一幻想撕成片片碎了。因爲他們是共產主義者，共產主義者第一義是遵奉馬列主義搞世界革命。中個的人民和資源不過是世界革命的工具。只看在大陸糧食不夠吃的情況之下，猶以糧食支援古巴和阿爾巴尼亞等國家就是鐵證。但是從歷史

演進來看，一切的不幸終將在時間裏消逝。黑暗之極、每是光明之始。思念及此，明天中國的圖景風光，油然躍現於胸中。開始的只是涓涓之流，滲湧而出，繼而汨汨滔滔，不能自己，乃決心提筆寫「明天的中國」一書。

明亡之後，顧亭林寫「日知錄」，黃梨洲寫「明夷待訪錄」，王船山寫「黃書」，這三部書都是感觸亡國之痛而作，當時他們面對絕望的現實，以霜雪之心，運血染之筆，剖述興亡之道，治亂之因，以寄希望於遙遠的未來。三書之內容，都切實謹嚴，不但在歷史上吐放異彩，在學術上亦光耀不朽。作者之寫「明天的中國」實深受三書之啓發。但是寄望則顯有不同。茲將「明天的中國」一文的性質向讀者略爲說明。

一、本書並不是精密設計的藍圖，只是粗筆寫意的彩畫。事實上目前繪製精密的藍圖，是根本不能的，因爲將來的具體情況無法一一預料。其次本文是給一般人讀的，主要目的在啓發同胞的抱負和理想；並非學院式的研究紀錄。

二、「明天的中國」的構想，在順應中國近代化的要求。中國近代化的要求經歷自強運動、戊戌維新、辛亥革命、五四運動有所表現，綜合來說有下列三點：（一）國家的獨立自主，（二）發展科學，實行工業化，（三）建立民主政治。從這三大要求，附生了兩個問題：一是在積聚資本，實行工業化的過程中，如何防制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的弊害，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。二是如何調整傳統文化，以與西方文化融接會通。

三、因爲明天中國之誕生，假定是在共產主義統治結束之後，所以不能忽視中共所遺下的規制和影

響。因此本文雖然將明天的新中國與今天大陸的情況，做鮮明對比的說明，實際上將來必有一興革的過渡時期，對於過渡時期的種種具體措施，則非本文涉論的範圍。

四、作者所懷想的明天的中國，既不是蜂蟻式的集體勞動、集體吃飯的理想國；也不是美國式的，發財至上主義的黃金國；更不是天花亂墜的烏托邦；而是凡願意勞動者皆無衣食之憂，也不礙發財自由，但願人人能夠逍遙自在，各得其所，於樸實平淡的生活中享受和諧快樂的國家。

現想應是有知識根據的圖畫。圖畫可以引發想像，激起熱情。有知識根據，可以保證熱情不浪費、不落空。現在「明天的中國」在我們的心裏是一個夢；明天，將是環繞我們的現實。從夢到事實，要經過一場嚴肅的犧牲和奮鬥。

政
治
篇

第一章 堯天舜日・六億阿斗

自古以來，中國人對政治的最高嚮往是堯舜之治。堯舜時代距今四千多年，又缺乏歷史記載，當時的政績和民情已無法了解，我們只能從一些傳說和後人僞託的著述中加以推想。雖然如此，堯舜確有其人，確曾大有功於中華民族，爲後人所傳誦，則是無可懷疑的。後世儒家對堯舜稱頌最力，但是都未免太理想化了；作者認爲擊壤歌和卿雲歌，最質樸有味。

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帝力於我何有哉？」

這首歌表現了一個自由的農夫無拘無束、自耕自食的樂趣。其中「帝力於我何有哉」一句，富有政治意義。可以作「天高皇帝遠」來了解，也可以作「帝力無擾於我」來了解，就「帝力無擾於我」一點說，尤有重大意義。根據近代的民主政治來說，政府的職責不在積極的強制的配給福利，而在不干擾人民各依志趣自謀福利，及除去人民自謀福利的障礙，提供人民自謀福利的條件。

「卿雲爛兮，糾緜緜兮。日月光華，且復旦兮。」

這首歌是對彩雲的讚美，從而讚嘆日來月往，天長地久。表現了尋常百姓，在太平歲月，悠然自得之樂。

這兩首古歌，雖然是後人偽作的，但拿來讚頌堯舜日，倒頗爲適切。其實這正是早期農耕社會的自然寫照。試想在部族共主的社會裏，有一個德能出衆的君主，把各民族之開的關係調處得很和睦，使異族不敢來侵略；在風調雨順戰亂不興的情景下，田壠上的老農，發出類似的歌唱，是一點也不奇怪的。

孔子稱讚堯舜的話也與上述之義相通。他說：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？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」

又說：「大哉堯之爲君也，巍巍乎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。」

這兩段話都表示了，對人民的不干不擾，使各樂其業，各遂其生；如天地日月一般，雖有惠于民，但是「蕩蕩乎，無能名焉。」

春秋戰國時代，百家爭鳴，儒、墨、道、法併稱四大顯學。但是主張仁政的儒家，信奉兼愛的墨家，及力倡無爲而治的道家，都是對現實提出抗議爲民請命的，因此在政治上都不得勢，唯視人如草芥，役民如牛馬的法家一枝獨秀，當權得勢。

儒、墨、道三家的政治思想，雖然都反對當時的暴政，但是儒墨二家都採積極的態度，各有平治天下的主張，而道家則呼籲減少干涉、取消干涉，要求統治者無爲而治，態度是消極的。老子道德經一書，把這個想法理論化了。就道家的具體主張來說，實不足道。例如道德經裏所說的「鷄犬之聲相聞，老死不相來往」的小國寡民，完全是脫離實際的烏托邦；至於「絕仁棄義」「剖斗折衡」之論，妄欲取消文明歸返自然，實有背社會進化，未免過於偏激。但是老子看透了統治者的專制干涉和過多干涉是人

民痛苦的根源，因而力主統治者清靜自守、無爲而治，實是了不得的大發現。可惜後人多惑於絕仁棄義、剖斗折衡的怪誕，而忽略了其中的卓見和真理。

上述道家清靜無爲的政治哲學，漢初六七十年間，在政治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黃金代時——文景之治——可以說就是黃老思想的產物。名相蕭何與曹參，都以清靜無爲之道治民。曹參曾有：「慎毋擾吾獄市，日飲無何」的名言。說明爲政之道只在「毋擾」。這與老子所說：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」的道理，是完全符合的。

漢初從惠帝開始舉孝悌力田，文帝和景帝都力行節儉恤民：帝親耕，后治桑，簡政令，輕刑罰，薄稅歛；總而言之，是毋干毋擾，予民休息，予民便利。老子說聖人有三寶：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爲天下先」。用來衡量文景二帝的所行，可以說大致不差了。

我們不憚其煩的，做以上的引論，只爲了說明，政治善惡之本在於干涉。所謂暴政就是專斷的干涉，過多的干涉。所謂仁政就是同意的干涉，最少的干涉。以這個標準來看，中國從古至今，中共對人民的干涉，是最專斷與最多的了。中共對人民的干涉是無孔不入的，從政治行動，思想信仰，經濟生活，愛情婚姻，父子倫常，甚至排洩出來的糞便（註依照中共農村工作的規定，農民的糞溺必須保存，並規定數量出讓給人民公社）都在干涉之列。中國俗云：「管天管地，管不着拉屎放屁」，可是今天中共連拉屎放屁也管到了。因此，在中共政權結束之後，明天的中國，第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，就是六億多同胞從專斷的、無微不至的干涉之下解放出來，舒心泰意的做自由人！

到了那一天，沒有人再強迫我們，「田頭紮營，亮燈夜戰」了，也不要憂慮被分派下鄉上山了。用